

奶奶的娘家，是我们黄岭张姓一书香人家。奶奶童年跟她的爷爷读了几年私塾，那个年代我们这十里八村的，能识字提笔的老太太也只有奶奶一人了，奶奶在生时，会用茶方给人治病。

我弟弟二东小时候曾遇到一件危险事。那天下午，二东和本屋的一群小伙伴们玩躲猫猫，什么稻草堆、杂草丛，只要能钻进去的地方都是他游戏的场所。玩着玩着，当他钻进院子东头一处竹林里时，弟弟突然“哇”一声哭叫，便一头栽倒在竹林地里，小伙伴们被吓得一溜烟跑了，在院子里忙着拾掇晚餐的奶奶闻声，大声喊着屋里的我妈妈：“媳妇儿，不好，二东可能被野蜂子蜇了。”奶奶小脚快步跑着，顺手扯下晒在院子里的一件大衣服，披在自己的头脸上，两手套在衣袖子里，迅速从林子里抱出了弟弟。弟弟的头脸已肿胀得像只红气球，人也气若游丝了。

“快、快，媳妇儿，到菜园里摘上14匹莽瓜（丝瓜）叶，菜园坝上我种了茶树，扯几把茶树叶来。”妈妈按照吩咐，飞快地回来了。奶奶急切地说：“一匹莽瓜叶裹上7片茶树叶，放到嘴里嚼成泥，然后吐出来给我。”奶奶一边说一边给妈妈做着示范，妈妈每吐出一坨茶叶粑粑泥，奶奶就接在掌心，小心地贴在弟弟被蜂子蜇的伤口上，敷好伤口，妈妈抱着弟弟放到摇床上，见昏睡的弟弟偶尔痉挛一下，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，不住地往下掉。

奶奶说：“媳妇儿啊，二东真是危险哪，那蜂子蜇人，蜇一口是警告，三蜇是护窝，七蜇要人命啊，

草的生命力极强，它们长在路上被人践踏；长在田埂边、田埂上、庄稼地里被人刈除焚烧作为肥料；长在坟莹边、墙缝里，与活人争地盘，与死人争地盘。它们永远是忧伤的，以自己的方式对抗着时间的虚无。

尤其是芭茅，望风而长，丛生成片，越贫瘠越荒凉的地方越多，盘根错节，根深蒂固。想要将其连根拔除根本不现实，只可砍伐。农人都不喜欢，嫌它割手，牛都不吃，也不方便做柴火，最好的办法就是烧掉做农家肥。

每一个卑微的生命都有他的价值，相传鲁班造锯就是从茅草边缘的小齿中得到的启发。

芭茅还可以造纸。读高中时，徒步30里回家，路上见许多人扛着芭茅杆装车。兴趣使然，我就问他们：“这些芭茅杆有什么用啊？”答曰：“造纸。”我又问：“拉到哪里去啊？”“你问这么多干吗？”那人显得不耐烦。“告诉他有事？你这个人真是的。”车厢上一人笑着说。“累得死，没空搭理他。”那人说完又扛起一捆芭茅杆甩上车。车厢上那人摇了摇头，麻利地接过码好，回身，拉过披肩的汗巾擦过汗水，笑着对我说道：“拉到河图造纸厂造纸。”那时我才知道芭茅还有这等价值。

对于他们来说我是旁观者，和我多说一句话都是浪费时间和口

奶奶用茶治病的往事

徐向阳



雀立香枝 李海波 摄

二东躲猫猫瞎钻瞎钻的，是一头撞到马蜂窝上了。”

奶奶拿着剩下的莽瓜叶对妈妈说：“剩下的这7匹莽瓜叶，加上我床头柜上的老陈茶7钱，放在一起煎水，煎出汁后每一刻钟给二东喂3勺汤水，估计两个钟头后，二东能醒来。”

妈妈照着奶奶说的，用家里小闹钟对着时间，守在弟弟跟前，按时给弟弟喂着汤水，奶奶坐在妈妈旁边，眼睛看着弟弟，嘴里喋喋不休祝祷着……很神奇，两个小时后，二东真的睁开了眼睛，妈妈望

着奶奶笑了。

我少年时，我们那个大老屋子住着15户人家，那时候家家都五六六个孩子，生活穷，时不时这孩子闹肚子疼，那家孩子吃伤了食上吐下泻，每每出现了这些病情，大人们总是要找奶奶炒焦茶解急，奶奶乐呵呵问明情况后，带上自制的这茶那茶，给人家孩子煮焦茶喝。也奇怪，人家孩子每每出现闹肚子的病，只要用上奶奶的茶方，病都好了。本屋的婶婶们也常常给奶奶送来鸡蛋、水菊粑，感谢奶奶用茶方给她们孩子治好了病。

金黄的色彩

储刘生

水。他们只想早点，轻松地干完眼前活计。

人和人不一样，人们彼此为了生活，干着同一件工作，过着一样长短的日子，对生活的态度及表达的方式却不一样。我向两人道了谢，迈步回家。越走越远，但我知道与两人相处的距离是不一样的，他们各自与别人在生活中的距离也是不一样的。一个人心里隔着一座山，一条河，另一个人隔着的是温暖与善意。

我家屋后塆上芭茅繁茂，一亩长，蔓延开来连接到后山一片坟地，猫狗都钻不进去。不管黄昏还是黑夜又或是白天，它们总是发出细细密密、窸窸窣窣的声音，很杂乱很随意，不会消停。有风的时候如此，没风的时候亦如此。它们隐去了人的目光，藏着很多可怕的事物。

一人冬芭茅干枯，遇火即燃。没人希望自家屋后有这么一处安全隐患。父母是个操心的命，心里总有个疙瘩，担心小孩子玩火，担心清明节烧香祭祖引发山火。父母的担心旁人一无所知。除了他们，没

人去想，没人去管那些角角落落会发生什么。

急于降低风险，父母商量，把这些芭茅砍掉。30米高的塆，母亲扶着梯子，父亲冒着危险，戴着帽子、手套，小心翼翼砍伐，还是被芭茅划破了手和脸。

砍伐过程中，芭茅窠中发现很多鸡毛和骨架。“这是哪家的鸡被黄猫偷吃了。”父亲说道。

“应该是吴琴家的，稻子黄的时候听到她骂过。”随后母亲喊来吴琴，经确认就是她家丢失的那只芦花老母鸡无疑。

看着三天的劳动成果，父母很满意。作为芭茅它完成了自己一生的使命，父亲砍下的是一段岁月。他们的眼睛注视着那些芭茅窠，在注视中它们只需一个夏天就会丰腴葳蕤，抽穗扬花，长得窸窣有声。

砍下的芭茅，抱到大田里烧掉，既解决了问题也肥了田地。

大田，是家人给它取的名字。在一片田园之间它是最大的，有3亩多，每年能打3500斤稻子。困难时期，肥沃的大田养活了我们一家人。父母没有羡慕别人什么，每每

有一次奶奶到姑姑家住了几天，本屋的孩子小毛头闹肚子疼，毛头妈学着奶奶的方法，弄来茶叶、萝卜籽、肉骨头、一把米等等，炒了焦茶给孩子喝了三天，整整九大碗，病不但未好，反而疼得更厉害了，毛头妈火急火燎地跑到我姑姑家，向奶奶求救。奶奶笑着说：“这孩子肚子疼啊，首先要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，吃了坏东西肚子疼呢，要煮解毒茶喝；凉了胃伤食肚胀肚疼呢，要用消积化痰茶解，还有炒茶的火候都有讲究，以后你多看看我的方法吧！”

毛头妈扯着衣角，讷讷地说：“原来还有这么多讲究，我么样晓得哦。”

奶奶会用茶方治病的消息一传十、十传百，十里八村的人常来找奶奶治老毛病。奶奶79岁那年春天，杨柳如烟，西山村一个慕名而来的张老师请奶奶治老胃病，奶奶给人按了按上腹部，看了看来人的舌苔，号脉、问病史，然后说：“张老师啊，我给您说个方子，立夏后七日内，接上一罐雨水，秋分日到山下接一罐山泉水，谋一个70斤以上野猪的猪肚子，一斤金钩藤籽、一斤二两15年以上的茶树根切片，分4份，文火煨汤至猪肚肉烂，每隔两天，早晚吃肉喝汤，前后服用八天后，应该能见效。”

张老师说：“奶奶，我回去按您说的方子做，日后我一定来感谢您老人家。”到了这年过年边上，张老师驮着一袋山芋粉，提着一挂猪腿肉，来感谢奶奶为他治好了老胃病。

如今奶奶去世了，而奶奶给人治病的茶方子，十里八村的有心人也有学会了的。

与人聊起大田产量时都会无比自豪，就像是夸奖着自家的子女晚辈。

大田从小在我和弟弟心里就种下了辽阔的种子。如果没有它，我不会记得那些年少的夏天，小时和弟弟拄着竹棍随父母在田里薅草，像是走进了无边的绿色海洋。

父亲先下田，沿着大田外围开始薅草，母亲靠着父亲脚路，依次是我和弟弟。一圈圈薅下来，父母总会追上我和弟弟，然后相互调换，又薅在了前面。田地是父母的战场，再苦再累，他们眉宇间流淌的都是丰收的喜悦。

一圈圈缩小，在我和弟弟看来却是没完没了。时光在我们眼里变得缓慢、恍惚，只希望有神力，一个跟头能翻十万八千里，一脚就能全部薅完。我和弟弟劳累地做着白日梦。父母不时提醒我们累了就休息一下，话语比走过田间的风还舒缓、清凉。

芭茅堆在大田里，母亲心里特别踏实。母亲点了一把火，一把化废为宝的火。火光耀眼，有着金黄的色彩。

